

回家 十月礼赞

□易乐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但是作为一名军人，回家却变成了一种奢求。当兵三年，回家一次，至今还记得第一次休假时的激动、兴奋。

当接过连长递给 的休假报告单时，我高兴得几乎要跳了起来，因为这一刻，我等了近三年。怀揣着休假报告单，手拉着行李密码箱，一个人带着战友们真挚的祝福，高高兴兴来到了火车站。或许是因为老天对我比较照顾吧，让我很顺利地买到了车票。就在登上列车的一瞬间，脑海里闪现出自己参军入伍到部队时的一幕幕。我仔细地回想着、回想着……

诗词两首

关登峰

《虞美人·重阳登高赏菊》

百花凋零独宜妍，能不生爱怜。一任秋风逞寒威，留给文人墨客作咏叹。年年今日登高台，醉眼看人生。何惧霜风吹鬓影，幸有遍地黄花自芳馨！

《七律·咏菊》

重阳黄花信有情，槛外篱边任繁生。一丛彭泽识君后，千古骚客颂雅风。长安城里却甲去，潇湘馆中觅知音。吾侪身浊难比洁，辜负今生白头吟！

菊样人生

□陈诗琦

清寂秋景，孤高秋情，便纵有千种妩媚万般风情，也不抵那金黄一簇笑寒风，幽香几缕孤径中，那菊的一束剪影，一抹清魂。

菊之精魂，绝非外表浮华俗艳奢侈之牡丹，也非香气横溢浓酳浮浅之月桂，更非花期僻僻冷傲逼人之寒梅。菊之精魂，在于它朴素却庄严的色彩，在于它浓酳却清芬的香气，在于它不偏不倚开在秋季的花期。菊之魂动，亦有菊样人生。

菊——淡然。于深浅翠丛中，几点金黄温柔柔地轻吟浅笑，不张不扬，不卑不亢；收放有度，博路人轻浅一笑，来去自如，引知音赋兴一首，绝代风华，倾注于东篱秀影；天生韵味，飘逸在南山一隅。菊，你庄重淡雅的彩衣令多少文人墨客寄情？你的淡泊，是你永恒的色彩，是你不渝的本心。菊给予世人一种淡然如菊色的情怀。

菊——清高。不是茉莉般温柔小巧的芬香，也非桂花般浓郁醇厚的浓烈，菊的香气有种特别的魄力，远处驻足便有幽香阵阵，俯身细嗅又浓烈扑鼻，待到枯败时仍然不失清芬。“傲世也因同气味，春风桃李未淹留。”菊好似君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信阳车站到了，请下车的乘客做好准备。”这个时候我站起来舒了口长长的气，随手又拿下了放在头顶上方的行李箱，在拥挤的人群中走出了火车站，径直奔向了回家的方向。

当我小心翼翼地推开门，想要给爸爸妈妈一份惊喜时，发现他们的双眼一直盯着门的方向。“儿子，回家就好啊，一定饿坏了吧，来，赶快坐下来吃饭。”妈妈激动地说。我坐了下来，发现饭桌上全是小时候喜欢吃的菜，一样都没少。和我一块长大的表弟告诉我，大舅和舅妈知道我今天要回来，从早上开始准备这一桌饭菜，一直到现在才忙完。看着桌子上飘香的饭菜，我狼吞虎咽地吃了起

来，就像几天没有进食的恶狼一样，因为我知道这顿饭菜里包含了太多爸爸妈妈的艰辛和思念，而唯有如此，才能让我的心少一些愧疚感，才能让整天思念牵挂我的父母多一些欣慰。

第二天陪父母逛街的时候，我特意穿上了军装。遇到熟人打招呼时，父母都会很开心地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儿子。从我的内心深处来讲，我是多么想让这种无与伦比的开心、快乐永远伴在他们的身边啊，可是我却做不到。我现在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好好地陪他们说说话、聊聊天，告诉他们我在部队过得很好，以后不用操心了。

幸福的日子总让人感觉短暂，在家的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就到了归队的

日子。那天我早早地起来了，看着在灶旁忙碌的妈妈和在院子里打扫卫生的爸爸，心里顿感不舍。是不是我走后他们每天都这样呢？这对我来讲像是个难解的迷。

时间是不等人的，离别时刻终究还是来临了。吃完早饭后，我坐上了开往火车站的大巴，妈妈说过不去送我了，留下来看家。我知道，她不是因为看家才留下来，而是害怕再次与我分别，害怕那被泪水滴落打湿的银丝被我看见。汽车开动了，脸上的泪花在秋风里吹向窗外，回头望去，看到妈妈还在张望。我好想车子上能够再慢一些，让我好好数数妈妈头上的白发，让我再好好看看我的家乡。



简介

姚焕刚，男，字光启，固始县人，1962年11月生，一级警督。警坛一写手，文章、书法、国画俱佳，曾进修于中国书画家协会研究生班，四川省诗书画院高研班。现系中国大

别山书画院院长，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古玩高级鉴师，多家报刊特邀记者。

书法、绘画作品在全国、省市及行业内多次获奖。出版有散文集《清馨》、《姚焕刚书画作品集》、《古玩收藏中的捡漏》等书。

姚焕刚出生于全国有名的书法之乡——固始县，不仅写作，还善书画。办公室里摆满了笔墨纸砚之类的文房用品。画作题材广泛，山水、花鸟、人物俱通。其画作不局限于师承某家某派，而广泛师法历代名家之长，将传统的笔墨技法加以融会贯通，并能够画出新意。同时他又善于从大自然和日常生活中吸取创作营养，提炼创作源泉。作品笔法流畅凝重，自然天成；用墨讲究浓淡干湿，或笔简墨淡，或浓重润泽；构图讲究新奇，或全景式场面宏阔，或局部细致入微，不拘成法，直抒胸臆；笔墨爽利峻迈，淋漓酣畅。所画景物个性突出，变幻无穷。画风新颖奇异、苍劲恣肆，生趣盎然。作品中善用墨法，枯湿浓淡兼施并用，尤其喜欢用湿笔，通过水墨的渗透和笔墨的匀染，表现出笔墨的氤氲气象和璞真之态。有时用墨很浓重，墨气滂沱。在技巧上他笔意灵活。或细笔勾勒，很少皴擦；或粗线勾勒，皴点并用。有时运笔如行云流水，有时又多方圆结合，秀拙相生。其作品特点乃中国山水画体现中国画情思中最为厚重的沉淀。游山玩水的中国文化意识，以山为德、水为性的内在修为意识，咫尺天涯的错觉意识，一直成为姚焕刚先生创作山水画演绎的中轴主线。

信阳秋韵

雷山更是妖娆分外，美不胜收。浩瀚的南湾湖秋波闪烁，碧绿的澠河水宛若玉带，娇小的北湖恰似一颗明珠镶嵌在新区的额头。秋山，秋水，秋色，为这个山水小城呈现出了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景。

初秋的信阳气温宜人。夏天的燥热悄然而退，连绵的秋雨尾随而至。男儿不再赤胸袒背，女儿褪却吊带裙衣。白日阳光不再咄咄逼人，夜晚的空气不再燥热难耐；清晨微风轻拂，午间暖阳普照；奔

泰山王振东

□尚剑涛

记得当年和妻子谈恋爱，该谈婚论嫁了，我开玩笑地问，泰山是什么意见？她猛一抬头，一惊地说，嗯，你咋知道我爹小名叫泰山。转眼间，结婚生子，置业安家，泰山王振东去世也快两年了，两年来，他的音容笑貌时常走进我梦里，和他相别的事情也像才发生一样。

泰山1932年生于河南舞阳县一个叫连寺的村里，家贫且三岁丧母。曾听他自豪地说，小时候为了生计，七八岁就敢一个人提篮走街赶集卖馍。当时最大的快乐是冬天卖馍，在太阳下钻进麦秸堆里取暖。泰山遇事爱较真，爱开玩笑，每当说起过去总不忘说上一句，我从小卖过馍，啥事都经过。正是因为家里困难，泰山在1948年就参加了工作，最初在宛东干校，经过短期培训后就在舞阳县公安局当预审股长。某次翻拾东西，看见他宛东干校毕业证，校长一栏印着马寅初

蓝章。当时正值国共拉锯时期，匪情严重，他和他的同事下乡办案，白天在乡公所上班，晚上天一黑就偷偷夹着铺盖到麦地里睡觉，有时一晚还要换几个地方。解放后，他先在漯河地区郟陵县任公安局局长，后因信阳地区缺干部，调到信阳地区任新县公安局局长，地区公安处治安科科长、副处长。文革期间砸乱公检法，一度分到水利系统，到商城县鲢鱼山修过水库。六十年代曾在北京政法干校学习期间，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合影大照片上的泰山，看上去是那么年轻威武。没有上过几天学的他，是在工作中磨练了能力智慧，提高了文化水平，也让他总能用朴实的话语，讲出最深刻的道理。自知文化不高，加上工作性质和爱思考、不服输的性格，他染上熬夜、抽烟的嗜好，最终是抽烟得的病缩短了生命。

泰山在哪工作都爱交朋友，尤其是在人生顺境时候。听岳母讲，那时候农村人人家办事得多，他不仅想方设法帮

他们把事办好，而且交待做点好饭，一定留别人在家吃饭。有一年，他到固始县农村驻队回来，岳母问，你的行李呢？他淡淡回答，看房东家好几口才一床被子。就把行李留下来了。他去世两年里，时常有他交的朋友来家探望，我想那是有心人的念好。

我结婚时，尚在部队服役，直到孩子该上小学了才转业，转业五年后才买房有了自己的家，此前，我们一家三口一直吃住泰山家。一家不一家，两家不两家，难免有争执，当过兵的人嗓门大，常常闹得四邻难安，就这样也没听他说一句嫌弃话，事后还安慰我说，天下谁家不吵架，谁也不笑话谁。我转业那年，泰山已快七十了，为让我有个心仪工作，一輩子不爱求人的他，求了已去世老朋友当领导的孩子。为了找到人时说话方便，有几天，他天不亮起来，站在那个从小一口王家叔的晚辈家门口等着，我不知道在冬日的清晨，寒风中的人他，是

驰的汽车摇下窗户，居户的空调静默无声。秋天，秋风，秋雨，为这个宜居小城做出了令人神往的秋的解释。

秋季的信阳硕果满仓。大别山的板栗粒饱枝弯，南湾湖的鲤鱼头大体丰，车云山的秋茶叶茂珠翠，淮南稻田里谷粒饱满，息县坡的香米一派金黄。秋茶，秋米，秋果，为这个江南北国、北国江南的中原小城注入了名不虚传的内涵。

秋之信阳以清凉，信阳之秋以美丽。

什么心情。2009年春，我得了一场大病，在别人眼里是不可救药了。当泰山听说后，对他姑娘——我妻子说的第一句话是，要对病人好。那年他身体也不好，我俩相约一起在舞阳县老家养病，生了病的人没胃口，看我吃不下饭，他总是在一旁拿出哄小孩子的口气，鼓励我多吃点。至今我脑海里一直浮现这样一个情景：斜阳下，台阶上，我俩面对面坐着，泰山强打精神，郑重而神秘地对我说，告诉你个秘方，传男不传女，保证让你睡个好觉，治好你的病……我明白他知道自己得的是心病，心病还得心药治。

和岳父一起呆长了，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道理，悟出了很多道理，但也有很多学不会，特别是他的乐观豁达。1996年他查出癌症，同时查出患有此病的和同病房病友都没坚持多久，只有他带病生活了十五年。这期间，经历了几次化疗，化疗后，食物难以下咽，每次他都噙着眼泪咬着牙，吃了吐，吐了再吃，吃了再吐，巨大的呕吐声听得让人心跳。每当有人问得的什么病时，他都是若无其事笑道，小病，小病，肺癌。他常说，人在世上要多做好事，莫干坏事，我想我会记住这句话。我不相信迷信，但我相信有神明，我能感觉到，泰山王振东，时常在天上默默注视着我。

□李永海

经过冬的孕育春的萌发夏的造就一个由绿变黄的希望向人们招手转眼迎来了二〇一三年的秋天
又是一个金色的秋天
敞开胸襟热烈拥抱这沉甸甸的秋
秋天是只硕大的酒杯
杯中盛满丰收盛满欢颜
也盛满我们对祖国生日的祝愿
秋风送爽的季节
每一处风景
都翻卷着收获的喜悦

白鸽掠过眷恋的思绪
金风送来深情万缕
崭新的历史从十月写起
祖国啊
您是一条沉睡的巨龙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隆隆的礼

炮声

才把您唤醒
六十四年风雨兼程
共和国跨越了世纪的沟坎
为生存拼搏
在贫瘠的土地上抛洒血汗
为繁荣开拓
每一个山巅都屹立着民族的尊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肖东

有时回老家看望父母，临走时，我一般会向母亲要一样东西，那就是母亲做的腌菜。

母亲做的腌菜是一绝，对于我这个经常在外面吃大鱼大肉导致血脂稠、血压高的人，有时能回家让妻子熬一锅粥，就上母亲做的腌菜，美美地喝上两碗，惬意而舒坦，赶上世间任何美味。当年，父亲从部队转业回老家县城的一家工厂上班，而母亲是工厂附近的城里人，经人介绍和母亲结识，那时父亲英俊多才，母亲勤劳美丽，两人一见倾心，最终成为天作之合。父母结婚后，父亲在城里上班，成了城里人，母亲反而到了乡下和我的爸爸、奶奶生活在一起，成了乡下人。母亲心灵手巧在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因为她不仅做得一手好针线活，更重要的是她会做一手好菜。在我们当地，女人做菜做得好关键得会做腌菜。母亲人利落，爱干净，加之会做饭，所以，当时乡下来的干部都爱到我家吃饭，有时家里实在没啥菜，他们就着一两盘腌蒜瓣和咸鸭蛋，也能喝得酩酊大醉。

做腌菜看似简单，其实大不易。母亲腌的咸鸭蛋，就是个冒红毛，母亲做的腌菜就是甜脆生香、滋味无穷。母亲做腌菜时没有什么窍门，更没有什么秘诀，就是把要腌的菜，如杆苕白、大白菜、雪里蕻等洗净、晒干，放到缸里码好，撒上盐，倒上清水，然后，再压上一块大石头，过上十天半个月，菜就腌好了。腌菜不是每个人都能腌得好

秋雨梧桐叶落时

□冯德平

“春风吹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白居易《长恨歌》）

最近总会做梦，梦醒后便很难再次入眠，因为渐行渐远的岁月，因为一些隐藏在岁月深处的人和往事。

呆坐在床上，窗外的月光斜射到卧室内，因为隔着窗帘，所以光线不是很明朗。此情此景，我想起几句与心情相匹配的歌词：“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敌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光。”

寻着这一抹深秋的月光，我禁不住披上衣服，起身，推开紧掩的门，点燃一支香烟，站立在廊檐下，抬头仰望幽远的夜空，努力回想着刚才的梦以及梦中闪过的那些人和事，便想起了北方的秋雨，想起了立在秋雨里的那些梧桐树，想起了那些依然停留在秋雨里梧桐下的青春。

记得那年秋天一个夜晚，我路过哥上大学的城市，吃完饭后，天空滴洒着零星小雨，哥说带着我在街上逛逛，我应声答应。街道并不宽，两边是一排排高大的梧桐树，它们的枝桠彼此牵手交叉，将整条大街和两边的人行道揽在怀里，一条浓浓绿荫甬道一直伸向目所及尽的远方，似乎直抵青春和梦想的彼岸。

向来不善言语的哥那天却不停地对我讲大学和大学里的故事，我有时“嗯嗯”应答，有时索性默不作语。我们慢慢地走着，随意地聊着，凉凉的风带来滴洒细雨，打在梧桐叶上，然后掉在我额头上，再慢慢滑过脸颊，滑到嘴

的热情

如红叶般浓厚
神州处处歌咏着改革开放的成就
向着建成小康社会挺进的中华儿女
如秋水般的纯洁

祖国啊
您是一块神奇的画板
亿万支彩笔在上面纵横驰骋
六十四个春秋
共和国埋葬了屈辱和不幸
以真挚的爱拥抱山海河川
人们用特有的智慧
让千年希望在曙光里分晓——
山清水秀
编织成一只巨大的花篮
溢出清香
镶进绚丽的画中
楼群耸起
荟萃成一首优美的抒情诗篇
幸福文明之花灿若金菊美如锦绣
十月是美的畅想曲
累累硕果已结遍华夏大地
遍地金黄
繁华似锦
于是，我剪下一缕阳光
把共和国的十月珍藏心底
于是，我采来一束鲜花
向祖国母亲六十四岁生日献上敬意

母亲的腌菜

的，我奶奶在世时，那时我刚记事，一天，我吃她腌的菜，竟然亚硝酸盐中毒。听父亲讲，当时我浑身发紫，送到医院急救。奶奶过世后，爷爷一个人过世时，做的腌菜爱烂。有时，他只好用小罐熬着吃。据说，腌菜的好坏和腌菜时女人的手有关，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科学道理我没有考证，也没有听说有科学家来证实。

上初二时，我出麻疹，不能进食，只能呆在小黑屋里静养。当时父母很着急，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我就想吃母亲做的腌豆子。就是靠喝面汤就腌豆子，让我度过危险期，很快恢复。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是吃着母亲的腌菜长大的，父母的养育之恩我至今不能回报，令人抱愧在心。而在我们这里，又有多少人不是吃着母亲的腌菜成长起来的呢？当年我们上高中时，很多家住农村的学生，每逢周日回家，返校时，带上父亲的粮食，加上母亲做的腌菜，这些将成为他们十天或半月的伙食，就是这样，他们还要在教室里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寒窗苦读。有的人金榜题名，走出了农村，有的名落孙山，又回到故土。但他们和我一样都不应忘了母亲的腌菜，不应忘了天下千千万万的母亲。

悠忽的岁月，让母亲从青春红颜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但她还复一年地做着她的腌菜，并且她还把手艺传给了我的妻子。如今，女儿也吃了她妈妈的腌菜了。带上母亲的腌菜上路，我们步履坚定，内心踏实，精力无比充沛。

角，这时我总会有意无意地舔舐着雨滴，将淡淡的湿润淡淡的咸味淡淡的苦涩吞咽。而就在那个时候，与雨滴一起落下的还有那一片片的梧桐叶，它们就在众目睽睽之中却又被人们视而不见，但它们并不计较，也不寂寞，也不悲伤，只是街上流淌着的《挪威的森林》的旋律忧伤了沉沉的秋夜，忧伤了梧桐细雨，忧愁了一些人们。

我们还在行走，哥不时地还在说着他的大学他的城市，我刚无意识地跟在他身后，与无数的陌生人擦肩而过，彼此都悄无声息。当一片片叶子落下的时候，我总是禁不住伸手接着，然后不知觉地扔掉，而且总是那样机械地不意地重复着这种动作，却弄不懂为什么会那样，更弄不懂接住和扔掉的都意味着什么。

那条街道周围有几所大学，所以那天夜晚有很多年轻人都出来散步，他们三三两两，成双成对，燕语呢喃。他们之于秋雨梧桐而言，是一种装饰，也是一种意境，洋溢的是淡淡的忧伤与浪漫。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现在已经记不起那晚我和哥到底走了多远，但我却记得自从那天晚上之后，我却非常羡慕今后的某年某月某日某刻，身边也有那么一个能读懂我的人陪着我漫步在这秋雨梧桐之夜，一生一世最好。

如果青春与岁月是一种映照的话，那么，那晚的秋雨梧桐夜与今晚的秋月夜所蕴含的内容和味道应该都是一样的。现在看来，我还没有走出青春。月亮慢慢下沉，岁月漫不经心地行走着。想想刚才梦里的人和往事，我痛惜着，也快乐着！